

漢書評林 廿三

119  
49  
20

庫文閣内		漢書
五九三六	四九二二	
架冊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 22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19  
49  
20

第二十三本  
第三十七卷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第三十八卷  
高五王傳第八  
第三十九卷  
蕭何曹參傳第九  
第四十卷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門			
五	九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不許帶出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

為任同是悲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使之言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項籍滅高祖購求布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能聽臣

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師古曰迺鬚鉗布衣褐師古

曰衣著之也褐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

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空車欲人不知也師古

是也并與其家僅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

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雜

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滕公說曰季布何

隆按季布重諾  
樂布田叔輕死  
皆古烈士者流  
而非徒為任俠  
馬者故班史不  
以入俠傳而合  
之別為十傳云  
又被此傳稍損  
史記原文以有  
名二字為開鍵  
惟其有名故周  
氏匿之於家買  
之勝公為帝言  
之請立生欲得  
書請之而高帝  
雖之以千金文  
帝欲任之以為  
御史大夫皆從  
有名得來班採  
結之曰布名所  
以益聞正與有  
名有首尾相應  
又按篇中不及  
大布任俠事然

漢書卷三十七 季布



其所相與排難  
而揚名者皆翻  
及第季心所長  
事而第畜者又  
昔當時有名依  
十班採總結之  
曰心以勇布以  
諸關關中則布  
之俠雖不言可  
概見也已

趙昉曰布老將  
也故知用兵之  
利害使其亦如  
諸將之阿諛順  
旨則必騷動天  
下因布一言而  
止其為利溥哉  
史稱布為賢將

其或以此  
隆按以噲時亦  
在其中句折噲  
噲言始屈此史  
記所無

劉放曰見罷者  
猶言見逐見棄  
耳非引見而罷  
也

劉放曰招權謂  
依為形執招權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責此乃常項也。一曰職主業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荆卽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于問謝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

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音慢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瘳音瘳傷也瘳差也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使酒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露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雷邸一月師古曰雷邸在京城師也見罷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立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



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茅坤曰布急聲名人被曹丘一言打着

王世貞曰帝取天下孰非用間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蓋帝方

滅楚以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陋故醜之既慘而為此言以掩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而朱家始以間接滕公協帝以走虜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  
紅濬曰高帝斬丁公赦季布有公天下之意  
茅坤曰只為帝不殺布故并次丁公本末以見

隆按布傳本史記原文只叙布哭越一事始末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者趙談也與實得他人顧金錢也

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

布為也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也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師古曰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

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

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

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蓋字言弟

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師古曰中尉至都

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為師古曰詐自稱

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為項羽將逐窘高祖

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

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危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

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師古曰家人

也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也師古曰酒家作保保庸

古曰謂庸作受顧也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罾賣為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滅茶舉以為都尉茶為



劉會孟曰下詔捕收視者政復欲以此視人心得義士耳此高帝術也

楊慎曰樂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祭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感動深切

隆按叔傳本史記原文而刪之  
隆按班掾借布自語一一結應前案

隆按叔等自疑鉗隨趙王為欲白趙王不及耳漢書刪去不載以語在叔傳也

燕王布為將及茶反漢擊燕盧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

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

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越亨之方提趨湯而欲投之於湯也

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

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

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

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

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

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

反時以功封為郟侯蘇林曰郟音復為燕相燕齊之間

皆為三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貴嗣侯師古曰貴音奔孝武時

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音老姓樂名鉅為入廉直喜任俠游

諸公師古曰諸音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

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

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



茅坤曰史記于  
餘年下多會高  
后卒十二字漢  
書刪之是

洪邁曰按田叔  
孟舒同隨張王  
今叔指言舒事  
幾不自薦矣而  
叔不以爲嫌帝  
不以爲遇一言  
開悟遂復用之  
君臣之誠意相  
與如此  
隆按是乃所以  
爲長者與上長  
者固殺人乎句  
相應

謂經術吏之所  
處也  
宗臣曰梁王者  
焉知其無七國  
之謀也哉苟非  
委曲以全其名  
而乃束縛之以  
甚其怨則前日  
之變復見於梁  
而鼂錯後身之  
禍將移于叔矣  
叔其善權天下  
之事者乎

王使入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師古曰索事安在其狀也叔曰上無  
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  
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  
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  
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  
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曾以百金祠少子位不  
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

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

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

頓首曰故雲中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

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帝一入孟舒

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

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

罪三族然孟舒自髮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

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

來爲邊冠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

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師古曰歐

孟舒之令戰也歐字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

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入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師古曰索事安在其狀也叔曰上無

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

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

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

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

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曾以百金祠少子位不

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



茅坤曰史記所載褚先生別次田叔任安于其丁可觀黃震曰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楊慎曰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慎曰班固謂田叔誠知所處予以為田叔之隨士雖以身死之何益于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憫自殺者何異哉蓋在為知所

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秦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

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師古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也鄧李二說皆是塞音塞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

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僕古戮字也奴僕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慙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慙謂感念局狹為小節其書無理之至耳蘇林曰僕賴也言其計

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難雖古烈士何以加哉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高五王傳第八

隆按難怪允總張五王子前為綱領而後分叙子後此亦一格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賈氏

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王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如此例也淮南厲王長

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高祖與房通高祖

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察

移故使齊言者深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



隆按鴻酒一節  
史記載呂后紀  
瑛移入於此  
於齊王事更詳

王維慎曰一喜  
字與上及字相  
應

隆按趙幽王史  
記載呂后紀班  
史移入於此良  
是

茅坤曰歌古雅  
而哀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

之禮故曰太后怒迺令入酌兩卮醵酒置前應劭曰

家人也身赤日食醵蛇野葛以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

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

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危師古曰音懼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醵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

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士者其各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

數城王誠以下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

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呂太后喜而許之

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四年高祖崩師古

王之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醵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

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

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君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主趙王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

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

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

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弄國自快

中野兮蒼天與首師古曰言已之理于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見弄趙國而快為王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

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



王維楨曰特書趙相內史以諫死者其忠也

王維楨曰景帝憐德厚以守正死而封其子列族壽請帝之恩

改按趙燕二傳班據所補

略按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載王以下則班據自為續云又按此傳亦先總次九王于前而後歷詳其與廢始末較史記

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

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二年薨子哀

王福嗣二十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

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

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

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發兵住其西界

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

欲待吳楚俱進此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

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

不肯入邊樂布自破孫遠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

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

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

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

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擯權微司趙王王

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

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遺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

燕主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入殺

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

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間為齊王志為

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賢為菑川王印為膠

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



更明整

隆按以呂祿女

妻之伏後知其

謀案

又按掩入琅邪

王伏後給琅邪

王家

葉坤曰劉章慷慨節俠有高祖

風

劉敬曰見子畜

之不為人臣待

之也乃父直謂

王肥爾

許應元曰見子

畜之與下文齊

王自以見子年

少意同

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郯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明

年復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

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高后上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

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

王檀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

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

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

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此笑

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若生而為王

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

言田意章曰架耕師古曰架種也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種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章追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二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

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

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

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

女為婦知其謀乃使入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

西師古曰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

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

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

隆按埋與共舅

駟鈞句為下文

母家駟鈞惡侯

張本

許應元曰廣陵

人召平為陳勝

向也及秦故東

陵侯名平為蕭

何謂者各一

人并此凡三召

平矣



隆按以下連用  
西字本上文欲  
今發兵西一句  
來

王維慎曰史記  
欺字上有見字  
更

隆按齊國已構怨  
邪徒利其兵耶  
則齊國已構怨  
于琅邪矣入閱  
計事安利于齊  
而置之齊之君  
臣於是乎失着  
矣

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

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

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君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

之時已為將也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適馳見齊王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

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

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忠

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

也此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

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邵寶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適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駒鈞薄氏量較孰為惡矣長者則非天下之極事告齊統前得呂氏之變案茅坤曰魏勃既言而股戰未必非以是欺嬰也而卒以見罷亦智矣隆攷復道叙勃一段結勃案

隆按了齊表王案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入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駒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於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猶方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勃曰失火主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能忘言大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杜穆將戰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師古曰勃又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言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

漢書卷六十九



隆按了城陽王章案

隆按了濟北王四居案

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  
 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一年徙王淮南五  
 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二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  
 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  
 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  
 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即曰誅呂氏臣  
 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  
 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  
 臣詐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  
 者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  
 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權嬰  
 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  
 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  
 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  
 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  
 曰罷讀師古曰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  
 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  
 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  
 至齊孝王將間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  
 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  
 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  
 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王慎中曰前云  
四王皆發兵後  
云四王皆伏誅  
而此以下歷言  
三國疑衍  
隆按路中大夫  
類紀信而借也  
佚其名

王維楨曰二初  
字相應  
隆按子膠東王  
魯川王

隆按迫劫應前  
圍急句

王維楨曰風以  
此事句約而及

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

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

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歛樂自

殺而膠東王與西齊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餘蜀齊北王

首無逆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壽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

重師古曰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

主而紀氏所至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入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自太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

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太后憐之脩成君

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

主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

文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

事



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

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交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主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

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

非一故云子昆弟也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

言定國姦其子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女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死不足姦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

女與之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

師古曰浸淫字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

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

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

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

為將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

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

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

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齊北

王志吳楚及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

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武帝為悼惠王家

園在菑川師古曰園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

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

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

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書

王維相史記  
自殺下方無  
後三字不可除

隆按了者王案

漢書卷之二十一



隆按了齊北王  
文按此替教諸  
侯先後成衰之  
異而侯封之過  
詞與諸王之自  
時滅亡亦因以  
見  
又按時諸侯以  
下班掾所補載  
史記以證

劉知幾曰漢制  
宗子皆受制京  
邑諸侯必從官  
天朝雖名班爵  
禮異人若班氏  
知其若是故於  
蕭何等上之封  
相楚等學之屬  
一保傅傳元復  
世家事執當然  
非矯枉也  
隆按此傳本史  
記蕭何世家言  
而稍益之  
劉放田持法者  
或以已意私怨  
陷人謂之害故  
曰於文母害餘  
說太泛  
洪邁曰秦御史  
欲入言召何何  
固請得毋行則  
當秦之末已知  
其不能久矣非  
若信之獻策弗  
用及平之懼罪

使贏伏太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形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  
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  
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冬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  
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  
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  
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  
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  
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  
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  
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  
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  
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漢書評林卷之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八解  
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音灼曰酷吏傳趙禹  
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  
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度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  
傷也無以能傷言之音蘇晉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  
兩說皆得其實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  
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  
亭長何又高祖以吏縣咸陽師古曰吏皆送秦錢三  
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秦御史監郡  
郡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  
刺史以御史監郡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  
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  
郡卒事第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  
史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人奏事之次言於朝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且謀然後夫之也  
也  
難當眾人爭取  
之時何則入咸  
陽先取秦圖書  
以為守計一旦  
千戈既定文物  
悉張故蕭何定  
律令韓信申軍  
法張敖定章程  
叔孫通制禮儀  
若非圖書有在  
指掌可明見則  
一代之囚未易  
舉也  
降按漢子所以  
圖天下與何所  
以成萬世功皆  
基於勸王漢中  
數語班氏補初  
諸侯相約一段  
極得肯綮

胡黃曰自何有  
養民致賢人之  
說而漢王善納  
之於是韓信既  
亡而還陳平自  
遠而至張良失  
國而擇王黥布  
闔說而徙義三  
老重公避道而  
納說諸侯王兵  
大合而伐楚漢  
業勃然以興皆  
何期言有以啓  
之也  
隆按只此數事  
而何之相業已  
足概其大矣論  
功第一等謂不  
宜

又按以此制屬  
在何關中事一  
句鎖生且應上  
文何守關中何  
茅坤曰以上蕭  
何相業以下並  
次何所以處功  
名之際與高帝

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  
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  
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師古曰走謂趨向之音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  
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  
秦者主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  
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  
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  
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  
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吾曰  
天漢其稱甚美之有河漢名甄休美臣瓚曰流俗語  
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夫能誦於一人之  
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天漢河漢也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  
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  
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  
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  
請依以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制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制讀  
章阮反此即言專與專同又音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  
聲之急上者也

休



所以首寵何處  
王維楨曰上益  
信君本屬專屬  
任向來

王充曰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  
不及馳走而先  
安坐者蕭何以  
知為力而樊鄴  
以力為功也蕭  
何所以能使樊  
鄴者以入秦收  
欽文書也秦將  
拾金何獨撥書  
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  
等衆將馳走者  
何驅之也  
劉子翬曰鎮國  
家撫百姓何實  
有焉若曰發縱  
指示其功人也  
斯言過矣

凌紱言曰班揚  
云心欲何第一  
固不待鄂君而  
決矣而帶復天  
然者假鄂君以  
眼群臣耳  
王維楨曰述千  
秋之言一一照  
前

音山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  
客反士姓鮑而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  
為諸生也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

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即  
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

盛先封為鄧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南陽解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矢多  
在高紀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  
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

何也師古曰顧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  
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

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今諸君徒能走得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獵  
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千人皆隨我功

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燒功臣多封何應劭曰燒謂也師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

避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三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王維模曰何送  
我句應節

君心與上文鮑  
主云有疑君心  
句相應

王維曰或謂何  
傳先言何強買  
民田宅後言何  
買田宅必居第  
僻處何也子謂  
信皆有之何買  
田宅必窮瘡處  
者正其本心而  
強買田宅致民  
之訟者蓋出于  
不得已也  
隆披篇中三次  
大說相應以能  
用三人計也不  
然者何亦危矣  
哉

又按蕭何此計  
祖王明之故舊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  
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  
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  
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陳豨  
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  
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平師古曰召平獨平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  
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  
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  
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  
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  
曰問其居定何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  
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  
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  
師古曰孳孳與致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  
同致致言不怠也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以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  
賈賈音士於是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  
得反上進天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  
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

漢書卷之六十五



如陳平當呂氏  
異說之際日飲  
醇酒戲婦人亦  
是此意  
又按何為賈人  
請死与客所畫  
買田宅自汗者  
肯與帝果大怒  
而繫之以是益  
信三人者之善  
子盡也  
許應亭曰鮑生  
東陵侯及或人  
為何謀皆出于  
權詐而三衛尉  
之所為高帝陳  
者独正而為賢  
矣哉

洪迈曰高祖一  
特失言王衛尉  
直於激切中有  
嫌順体可謂得  
諫爭之大義雖  
微高祖其孰不  
降心以聽乎  
玉律曰何与帝  
同起事膺重任  
守關中諸臣功  
無与比盛帝恐  
其自驕以取禍  
故遣本為衛尉  
繫之廷尉以抑  
折之使保令終  
非誠疑何也設  
疑之則已以待  
韓彭者待之矣  
而何至自汗以  
求免此在其術  
中而不知也  
隆按孫叔敖將  
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利  
地後教死王以  
黃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  
遂十世不絕何  
之意其即教之

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隄上林中  
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師古曰粟  
禾稗也言  
恣人田之不取其粟稅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胡  
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上曰吾聞李  
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子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  
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  
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  
曰休  
自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  
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  
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  
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師古曰為家不治垣屋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  
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  
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孝文元年罷同  
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



意欬  
又披于遺嗣以  
下班史所補  
茅坤曰子按蕭  
何後敘絕而續  
或感死不甚顯  
何耶

隆按此傳悉本  
史記蕭相國世  
家言當作兩段  
看叙戰功始末  
為一段相齊故  
人相始末為一

蕭何相影

隆按此傳逐段叙  
叙戰功逐段叙  
官爵

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

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

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

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

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

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

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入滅死論。成

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繇古曰喜為此縣之長也。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

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

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諸者也。師古曰沛公也。言擊胡

陵方與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監公名也。東下薛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陽東取狐父。補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元父。師古曰音抗。甫先登遷為

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

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臬。師古曰為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丘初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十人遷為執音奔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攻陽

武下轅轅緜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北破之孟康曰

北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騎戰陽城郭東應劭曰

取死虜騎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騎降封

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

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都二縣也雍黎蘇林曰

二縣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

曰壤地擊三秦軍襄東及高樂破之師古曰復圍

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師古曰

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

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

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東擊龍且項佗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

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

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

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

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蘇林曰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陰按至滎陽下史記有凡二歲三字著參功成之速作一小結恐不可削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蘇林曰



參與韓信俱征  
伐句  
邵經邦曰參與  
帝同起曹滿若  
此其故也又與  
信俱為相國若  
彼其尊也而曰  
屬曰從曾无芥  
蒂信一旦失王  
顧籌已不得志  
至羞與絳灌等  
列然則參之心  
不但天下已平  
始務寧靜一  
雖于戈倥偬時  
亦已然矣

隆叙參功一  
段終結上文戰  
功

河東師古曰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邀古速字

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鄒東蘇林曰鄒太原縣也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鄒城中戚公出走

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

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

定濟北郡收者潔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之耳著音竹庶反潔音它合反爾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

密支穎曰或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

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韓信立為齊王引

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

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

參以齊相國擊陳稀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

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

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

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太莫頤郡守司馬

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誦音教張晏曰莫教楚卿號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



隆按此一段治  
要用黃老術  
伏後清淨寧一  
案齊國安集句  
伏後番拱守職  
案屬其後相句  
伏後遵何約束  
案不擾獄市句  
伏後不被歌呼  
更案句句理伏  
照應  
崔融曰獄市兼  
受善惡若窮極  
極人無所容寬  
父且為亂秦人  
極刑而天下叛  
孝武峻法而刑  
繁此其效也

王維楨曰微時  
與何善應綿肯  
何為生吏句  
劉奉世曰師古  
汪參怨何之說  
此特意料之耳

參坤曰何之持  
參比之遵何共  
從黃老中見解  
承故而相推附  
如一人

隆按叙參入相  
只以飲酒一事  
了結其相業至  
末方以垂拱守  
職發所以飲酒  
之意此敘事之  
妙

方孝孺曰秦之  
亡不在乎無制  
而患乎多制不  
患乎法疎而患  
乎過密使參而  
相漢復苛推而  
詳禁之是緣亡  
秦之禍而熾之  
也故參受無  
功之名而下  
圖有功以禍當  
世則利權陰於  
於斯民安於  
漢而不離法業  
藉以久遠者參  
之功也

李東陽曰當惠

日黃帝老  
子之書  
使入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師古

人猶家人也治行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

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

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寬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

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

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

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功多而至何且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孟康曰

何之約束師古曰舉昔也言擇郡國吏長夫取年長

也計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史言又刻

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

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

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史迺請參遊後園聞

史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

日張設坐席而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入之有細過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

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父曰師古曰高帝新

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

後漢書卷三十九



帝立而曹呂  
后慘月避樂  
不聽改為參  
者能因呂后  
之慘而導帝  
以齊家之道  
因惠帝之溺  
衆而戒之以  
憂勤之義天  
下雖不大治  
且不大亂奈  
之何養患干  
官衛之內而  
不知疵焉脫  
非平勃為難  
擊柝正于后  
則漢之為漢  
我不敢知惡  
在其為清淨  
之效也  
王世貞曰史  
記云蕭何為  
法顯若登一  
漢書則云講  
若登一類訓  
直又訓明講訓  
依較楊用修  
之似也却又妄  
改對作對則又  
死謂  
隆披此贊本史  
記蕭曹二贊而  
合之者  
隆披高祖五載  
而成帝業其所  
以撫關中安劉  
氏者蕭之規曹  
之隨也故兩相  
同傳  
隆披史記云因  
民之疾奉法順  
流与之更始作  
三句漢書改奉  
為泰而曰因民  
之疾奉法作一  
句順流与之更  
始作一字為當  
宜史記奉字疑  
有所  
凌震曰秦自孝  
公以來至始皇  
立法創制以鐵

所諫參師古曰謂空隱也自從參怒而答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

師古曰與密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乃者我使諫  
君也師古曰及者參免社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此

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入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密嗣侯高后時  
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特為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且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  
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

先隆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歆曰八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

皆以刀筆師古曰刀所以削書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物觀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贊言何參值漢初興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下既定因民之疾奉法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流苗裔盛矣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磨鐵鍊其民極矣何參親見其害而欲其民千百載之餘知其厭苦憔悴而無聊是以一切之休息以養成送家之元氣

隆按良傳稍捐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節情炭報藉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洪云

宋祁曰管疑是當字張泰復曰子房博浪之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惑矣哉

隆按地下考父謂良下取復即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六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太父開地應劭曰太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王讀曰禧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惠王九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五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

張陳王周傳第十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太父開地應劭曰太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王讀曰禧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惠王九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五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



侯應使公子執  
王生使張輝  
之結成而人以  
類如此幸之  
因解擊秦軍疆  
忍一諫沛公畏  
軍霸上疆忍三  
勸帝指關以東  
疆忍三疆足封  
假王疆忍四天  
下已定遂學道  
辭殺疆忍五疆  
忍二字一篇關

邵宝曰秦銷兵  
器兵書早他存  
乎万或有一而  
老人得以授良  
真非人間物矣  
老人高良之義  
而性其祖學之  
勇于是乎教  
在言不在言而  
况書哉然則所  
良以是神固授  
受之餘意也  
履拜治曰圯上  
老人受書一編  
即黄石公素書  
今其書具在  
陰按項伯從良  
匿伏後救良案  
景駒在陳留伏  
後顧封留案

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沂水非沂水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直猶故顧謂良曰師古曰直猶故顧謂良其老迺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里詣曰行日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下編書師古曰編謂聯也子見我齊北穀城山下黃口即我已師古曰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其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尊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土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項書卷之四



王棟中曰秦兵  
高澤未可輕良  
至此已非博浪  
沙中之伎倆矣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曰良曰

秦兵尚彊未可輕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巨聞其將屠者于賈豎易動以利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

軍之多誘示敵師古曰皆令豐食其持重寶略秦將師古曰皆

解在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皆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

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編素為資資質也

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藥苦口

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

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

王邪沛公曰鯀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鯀音

師古曰服說是他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

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沛公默然曰今

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

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一斗良具

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

王維楨曰敘書  
門裁作教語  
熒于簡

良



隨按不遺韓王  
之國與殺之一  
直事也史記作  
兩處叙不如班  
書徑截  
又按項王以良  
遺書之故遂不  
復顧忌一意北  
擊齊而漢王得  
因之以定三秦  
班掾移漢王還  
定三秦句于前  
殊不得情事

茅坤曰楚漢之  
分只在此數言  
子房誠帝者師  
而三代以下皆  
始識之

王韓曰食其欲  
立六國後高祖  
非不知不可立  
也而以問良是  
特以管其心爾  
蓋良始惟為韓  
報仇又嘗說項  
梁立韓成為王  
已為韓司徒而  
後又自懸中去  
漢而歸韓高帝  
恐良終為韓不  
為漢故因疑其  
謀以管其心爾  
不知六國後不  
當立哉而子房  
固且力陳其不  
可此在其術中  
而不知者也

曰故請求之  
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  
且行且燒所過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  
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  
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  
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  
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  
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也良  
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  
臣時時從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音自酈生曰昔湯  
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  
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  
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  
謂授與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  
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  
且行且燒所過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  
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  
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  
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  
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  
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也良  
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  
臣時時從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音自酈生曰昔湯  
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  
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  
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  
謂授與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  
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良書卷之五



許應元曰張許非也蕭生說漢王封六國後為法周武自以得筭之善皆即筭籌也留侯即以周武已事明今之不能行故曰借前著籌之

隆接不可四與不可五六總一憲而分言之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代築誅紂為二事而以楚惟世強云云為餘語漢書改之似勝

隆按刻印銷印相應劉子暈曰食草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楚復請王越信何也蓋是時楚兵番敗借越信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何哉良曰臣請借前著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師古曰

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矣武王入殷表

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

說至其門而封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散鹿臺之財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倒載于戈亦不復用今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矣息牛桃林之櫛晉灼曰在弘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二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閩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

可○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弄墳墓師古曰左者委離之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矣

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

可○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今也幾近也捕幾音鉅依反

趙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長良



隆按良未嘗有  
戰鬪功與則未  
嘗特將意同  
凌約言曰良從  
于留而願封留  
於留且然寧忘  
情于韓耶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似荆軻  
晚頗似仲連得  
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荆公  
詩云漢業有亡  
俯仰中留侯于  
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地後  
道方謀雍齒封  
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  
我發端故消弭  
事變全不費力  
物翁云子房只  
自犯手做又此  
事只到半中央  
而止如看花切  
勿看肉披是也

隆按定功行封  
應上爭功不安  
未得行封句

楊慎曰良云壯  
有胡死之利史  
漢皆不解胡死  
之義後人或改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討幸而時中臣願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上已封太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復讀曰  
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也言近始安良  
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  
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有故怨也師古曰  
每以勇力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  
今則屬益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音促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皋西有殽函師古曰殽殺山也音函背河鄉雒其  
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  
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  
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沃野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胡死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  
地皆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

者也養禽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者也養禽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苑作戎非也按漢書儀引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置千之苑園也

陰拔性多疾伏後羈起案閉門不出伏後呂澤劫良案

茅坤曰道引者子房於功成後為蛇骨法

張時微曰四時既肩食茹芝終其身无他慕豈

帝出又復為太子出乎且詳漢之後亦既散而之四方夫又何自一旦而集建成矣乎惠帝既立四人者固佐命元勳也何絕不見其名跡乎良蓋知高帝傾慕四人假偉衣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讎必計且帝豈不知太子必不可廢呂后必不可廢持不忍於戚姬之愛故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又奚暇問其庸不廢也凡此皆請以清事而不由於正者也

抱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有也輓音晚

寔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劉敬說是也於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是上即曰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

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

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

上曰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曰日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

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

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

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媯士師古曰媯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

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來應得其來以

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

矣雖更立功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

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肯子

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



今存為一計  
此人無策

隆按晦翁云四  
皓恐不是儒者  
只是智謀之士

隆按自將而東  
暗與鼓行而西  
句相顧

隆按因叙良行  
少傅事遂插入  
太傅來以起下

羅大經曰高帝  
惠帝仁慈為宗  
杜遠慮非溺於  
戚姬而為是邪  
謀也老泉謂帝  
以太對屬勃及  
欲斬曾皆是知  
有呂氏之禍可  
謂識帝之心矣  
子房智人也乃  
引四皓羽翼使  
帝涕泣悲歌而  
止帝之泣豈為  
兒女子泣邪厥  
後趙王醜亡惠  
帝憂死向非呂  
后先祖平勃交  
權則劉氏無譙  
類矣杜牧謂四  
老安劉是滅劉  
誠哉是言也  
教英曰高皇既  
自言求公不得  
矣又焉有輕罵  
之事則太子高  
皇之子也父為  
天子而天下欲  
為太子死死欲

聞為上泣言師古曰因隙布天下師古曰因隙之時猛將善用兵今諸

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地也師古曰夷平地灑令太子將此屬

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

雖疾彊載輜車以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師古曰輜車衣車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

固不足遣師古曰遣也師古曰遣灑公自行取師古曰取也師古曰取於是上自

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

日在新豐西今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

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

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

引古以死爭太子師古曰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

甚偉師古曰所以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其姓名上灑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

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指

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

氏真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羽

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橫絕四海又可

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音綴音之若反

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音綴音之若反



何為哉無乃以  
父子為兩家而  
敵國相視乎愚  
謂從太子游者  
非其四皓也

陰按借良自言  
明良助漢本旨  
總結上文

盧舜治曰良乃  
帝所憚而服者  
一旦舍萬戶侯  
而去帝其信之  
乎帝不信則良  
不能去唯托於  
神仙而感於妄  
誕帝於是知良  
之去無能為也  
而春秋復讎之  
義大易知幾之  
神可以兼得之  
爾至此庶了黃  
石公孺子可教  
一案

邵寶曰志於退  
則辟穀為重既退  
則辟穀為輕不  
食可食亦可雖  
然術勝而道微  
矣此所以為良

隆安史記陳平  
傳內附見王陵  
班祿既分作兩  
傳則自言我多  
陰謀一段不當  
仍贅於陵尾云  
茅坤曰治黃老  
之術一篇赤幟  
史記所不及處  
王慎中曰先下  
伯逐其婦句暗  
為平明無盜嫂  
事

歌數闋師古曰闋盡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  
音詩上起去龍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  
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  
勸高祖立之師古曰著謂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所以存亡故不著書師古曰著謂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  
神農時為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  
彊食之曰人生下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何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  
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  
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少時家  
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二十畝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  
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  
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師古曰媿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師古曰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隆拔篇中連用  
常耕田句食糟  
殿句富人莫與  
句以席為門句  
與四會字皆根  
備百少時家貧  
一句來  
又按以上叙平  
未遇時事簡  
而辭詳

王維楨曰持下  
平已前謝兄伯  
句了伯家此文  
字周容處

遂按以上叙平  
去魏去楚之故  
為後絳推說乎  
張本多而詞  
略  
又按先次封金  
與印為下贏而  
佐刺無與巨贏  
遂來兩處張本

考坤曰家為士  
豈肯然七依人

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債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曰平貧

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

廼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士載反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

如事廼毋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肉也分肉甚均異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

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各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事魏王

各為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去項羽略

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

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

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金二十

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

杖劔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

置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

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

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師古曰謹大

師古曰謹大



隆按曰美如陳  
平曰見其美夫  
夫曰雖美丈夫  
皆根前長大美  
色一句來

隆按奇計之士  
二句是一篇綱  
領一生功業  
胡寅曰善乎漢  
王之用人也無  
知薦平則受之  
與平言則說之  
命為護軍諸君  
及絳灌言其醜  
行則又召議之  
而復寵任之其  
後屢出奇計於  
漢有大功而無  
知亦以薦賢受  
上賞此士所以  
樂為用也  
隆按諸將迺不  
敢復言典上諸  
將蓋誰相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

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譏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灌平曰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周勃也灌灌嬰也

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也聞平居家時盜

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

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而無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顧念也盜嫂受

金文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

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

魏主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

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以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

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迺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

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為入恭敬愛入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以此



王維棖曰不愛  
敬人又重爵邑  
兩短也反是兩  
長也

茅坤曰用間一  
著本太史公翻  
畧中末

茅坤曰項王所  
怪者爵邑故平  
之反間却從左  
脅上一刀語所  
謂屠龍手

隆按連下果疑  
之果大疑之聞  
項王疑之見項  
王卒隨平計中  
且應上聞其君  
臣以疑其心句  
又按天下事大  
定與上何時定  
指摩即定兩處  
相應且以著平  
之計不爽云

隆按用其計策  
卒滅楚是小結  
東

不附。今大王媿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入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曰。頑

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

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併入。師古曰。資謂天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體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不過數人耳。大王

能出掄數萬斤金。行反間。開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

音居。項王為入。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

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以平恣

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

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見楚使。即賜驚

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

使。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

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

千余。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

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

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寤迺厚遇齊

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院。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

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



茅坤曰以下委  
曲難高祖曲盡  
高祖曾中伎倆  
總下雲夢二着

隆披雲夢之計  
果奇乎哉幸信  
不友耳脫信果  
反且潛以兵襲  
帝於雲夢又焉  
得召之即來以  
就后車之載哉  
吾固於帝之遊  
雲夢而知信之  
无反心平之計  
之未為奇也

隆按乎之偏功  
無知果不皆本  
也耶不過以帝  
猜忌之故迺寓  
意於不忍背无  
知因以明其不  
背漢耳不然雲  
夢為游且忍於  
總同事之信而  
後不忍背一无  
知哉此亦平自  
全計也  
又按此了無知  
前案

王維積曰史記  
注中桓譚新論  
叙帝用平奇計  
解圍得出甚詳  
大都祖張儀令  
勒尚說郭袖故  
智或者本此而  
臆度之耳  
隆按乎自初從  
一段總結一篇  
綱領  
又按乎出奇計  
不止六也嗣後

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

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

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

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

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

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

也但語聲急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

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也而陛下因禽之

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

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

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

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

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師古曰在代圍七日不得食高

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

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

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

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

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

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

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秦陳豨黥布

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松世莫得聞也高

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

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噲者師古曰



囚脅教上使上  
目誅二帝崩地  
至官哭甚哀二  
伴不洽幸相幸  
日飲酒戲婦女  
三吕后欲王諸  
吕平偽聽之四  
吕后崩平曲勃  
合謀卒誅諸吕  
立文帝五既誅  
諸吕以右丞相  
讓勃不居功六  
策前六計者佐  
高帝定天下而  
後六計則事太  
后以自全耳總  
之了結魏無知  
稱奇謀之士一  
何案

隆按不叙平丞  
相事載之王陵  
相平傳為相傳  
徒使首尾不合  
誠然

隆按諫王諸吕  
一節足概陵之  
忠梗其析為一  
傳宜也而審食  
其始末與平為  
丞相事似載于  
尾則似未妥云  
茅坤曰陵本氣  
厚而識遠故始  
不肯屬漢及入  
關後楚漢得失  
分矣故終附之  
張邦奇曰徐庶  
事劉備其母見  
獲于操庶遂去  
而之操陵於其  
母独能若是慈  
乎故陵者可與  
雜者也陵其趙  
苞之類歟  
隆按高祖刑白  
馬一段不與  
紀補入  
隆按惠帝崩而

失過惡高帝怒曰噲見吾病過幾我死也孟康曰幾

於上幾音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

勃代噲將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

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

於道中又吕后女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

至京師於道平恐吕后及吕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吕哭殊

悲因奏事喪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讓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本无之字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如薄如薄是後吕須讓迺不得行

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後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事

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

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不

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吕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

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

而王著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



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真

諸藩无先而已

服以故憂懼無

也辟疆孺子爾

而讓以兩軍授

產祿即非高后

本指寧不適中

其欲乎陵不能

力阻于高后未

聞之先迨至議

三諸呂乃始申

白馬之盟則平

勃且同然一詞

陵百口其能奪

哉忠有餘而識

不足雖高帝所

以稱其少難也

隆按上文因叙

平與陵同相逐

接下陵事為一

傳此因叙平與

食其同相又接

下食其事附之

陵傳云

呂后呂后所幸

食其處如畫

又曰丁按陳平

當時必與審食

其兩相持故能

預則安劉氏之

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曰

小獸也音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日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全杜穆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

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

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

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戲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其基食其亦

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

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

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正官中李詩曰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頌常以平

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讓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

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

頌於平前曰師古曰鄙語也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

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頌之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及呂太后崩平與

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

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

帝以平勃俱舊臣帝以平勃俱舊臣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

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

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

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二千戶居上益明

而日慙口而不

其不能卷哉出

其不意問其所

方孝孺曰周勃



敢怒其驕傷之  
屬氣至是豪然  
銷鋒而無餘天  
下之大權不待  
發於言也而盡  
歸於已此其得  
御權臣之道者  
也

蘇洵曰固之傳  
周勃汗出洽背  
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其與  
善也不亦惡而  
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  
可以知民俗厚  
薄一歲錢谷可  
以知國計盈虛  
此直宰相任而  
平乃青之廷尉  
治粟烏得為知  
其任哉異日者  
魏相奏殺父兄  
及夫者數何以  
不責在廷尉奏  
發倉庫故事詔  
責數何以不責

言魏相為不知  
任耶則何以後  
世稱相知大體

隆按後次陵與  
食其結則案

洪邁曰平自言  
吾世即廢後卒  
如其言然其之  
傳更從於平何  
哉者秦將欲與  
漢連和良曰因  
其懈擊之楚漢  
中分天下良勸  
回軍滅之其事  
不止殺降已也  
其不後固宜

隆按勃傳作三  
段看首以下歷  
叙戰功為人以  
下歷叙相業而  
自畏恐誅至國  
絕則止叙其詔  
獄一節大較本  
史記文惟增入  
迎代王一段  
洪邁曰高祖諸

官也孟康曰如  
今挽強反高祖  
為沛公初起勃  
以中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

師古曰臨朝問  
也幾音居焉反勃謝不知問天下  
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左丞相乎乎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荷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慙也猶全  
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不主晉灼  
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慙恐之辭師古曰交晉

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  
師古曰駑凡馬  
故以自喻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日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

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  
免後二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乎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古  
師古曰卷縣名地理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徒沛勃

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其曲常以  
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林官引強服虔白能

官也孟康曰如  
今挽強反高祖  
為沛公初起勃  
以中

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谷敵攻豐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谷敵攻豐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谷敵攻豐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谷敵攻豐



將戰功各為一  
休用物傳連用  
為多字所將卒  
字夏疾與傳連  
用以兵車趣攻  
戰疾字灌嬰傳  
連用所將卒字  
身字得字傳覽  
傳連用屬字屬  
商傳連用受印  
字五傳書法不  
同如此灌嬰事  
尤為復重欲讀  
之了不查細讀  
史筆超拔高古  
范曄以下豈能  
窺其離與哉  
劉奉世曰殿最  
多皆功之高下  
名也  
隆按自初起沛  
還至碭一歲二  
月見時近而功  
多也小結上文

隆按益已史記  
作益已二字筆  
畫相似未辨孰  
是

劉放曰馳道循  
官乘與耳官勃  
將卒在馳道有  
功也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  
謂鎮軍後以我敵勃擊破章略定魏地攻轅東東緡  
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  
令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  
多師古曰多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表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從沛公  
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燒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  
日於將率之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  
中功為最也日漆扶擊章平姚卬軍西定丹師古曰丹亦扶還下  
風縣師古曰丹亦扶還下  
郿潁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燒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  
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  
擊荏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  
所行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  
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  
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漢書卷六

周勃

北

上



隆按歷叙戰功  
內即帶叙官爵  
文是一格

鞬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應劭曰岩石音少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岩石音赤坐反

師古曰齊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

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

門守函師古曰函者鴈門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

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

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

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幽州也音計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太尉弱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屠屠名也音刑破綰軍上蘭

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丞相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三下城三定郡五

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入木彊敦厚師古曰屬委

日木謂質樸師古曰樸音直樞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

不以賓主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諸生說事

謂撲鈍如推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

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

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

隆按從高帝得  
相國至各一人  
總緒上戰功  
盧綰治曰韓文  
公書記古今稱  
奇絕者觀其散  
叙人馬之處法  
此傳之叙戰功  
也叙法人馬之  
教法此傳之叙  
戰獲也二文並  
所宜法

茅坤曰漢書特  
詳誅呂一節總  
以歸功于勃云



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

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

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

官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

非劉氏不當立廼願摩左右執戟皆佯兵罷師古曰頓也

音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

張釋今此作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

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左駕迎皇帝

代邛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詔者十人持戟

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

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

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邛文帝即位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呂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

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

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

去即禍及矣厭音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又當之不

涉反又音烏抑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諂歸相印上

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

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

不知置辭師古曰置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

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

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許應元曰周勃誅諸呂立文帝與霍光發昌邑王立宜帝功等而勃有成人教以遠權位勃亦自危丞相相日霍光不肯歸印卒萌亦於之禍二人皆不學而勃之賢於光遠矣

茅坤曰勃之結薄昭也並從畏呂氏來



洪邁曰漢世毋  
斥諫政故昭其  
之以招權納賄  
其史所不書當  
其一事也  
隆按太后救勃  
之言與王衛尉  
救蕭何之言同  
指

隆按勃傳後附  
亞夫傳本史記  
文而稍更益之  
人按弟亞夫復  
為侯是綱亞夫  
為守時至封條  
侯是月與史記  
事法不同

王樹曰持國秉  
注秉呼為柄考  
史記漢澤傳有  
持國秉政之句  
因疑持國秉下  
脫一政字秉只  
合作上聲呼

列子輩曰細柳  
在長安西文帝  
以萬乘臨之軍  
中豈不預知哉  
亞夫欲以軍威  
示文帝如穰苴  
之斬濞督者意  
為之也後景帝  
怒亞夫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  
敬此大臣之節  
也亞夫不知遭  
此姑以強直自

之師古曰尚配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  
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領祭  
異志謂願上中為冑絮師古曰冑覆也也晉灼曰巴蜀  
若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絳侯縮皇帝  
重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  
縮謂引結其不以此時反反境今更有異乎師古曰  
日顧猶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  
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  
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仲音竹坐殺入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內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音師古曰秉貴重矣於人臣無

一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伐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持節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古師  
日從豎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  
音子容反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野在勃海地理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古師  
日先驅導駕者也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



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爾於修厚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茅坤曰下年以來軍容如畫太史公得意之文而漢書不增損一字

隆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賊之禍班掾補此段其佳王世貞曰亞夫下獄其禍不在持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于口必能為百端以誑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謀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意毋亦以修侯畏七國重諷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亞夫破吳楚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豈無意耶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祝使人稱謝曰謝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親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龍隱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山武關抵西去也走音奏雜陽師古曰雜陽師古曰謂右去行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期不意太尉如其計至雜陽使吏搜殺龍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左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疾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

漢書卷九十四

同力

四十五



軍中夜驚其與  
吳漢平原後驚  
何異哉二子堅  
卧不起以安衆  
心即秦兵壓境  
而謝安開棋虜  
臨澗湖而解準  
歌詠同一謀也  
方諸無制之兵  
一旦發生不測  
倉皇失措者固  
為善矣不若不  
驚尤為善

隆接於是諸將  
句結上文由此  
梁孝王句起下  
文

方孝孺曰景帝  
慘刻忍人也欲  
封其后之兄而  
亞夫不從其心  
固有殺亞夫之  
端矣時未得其

名耳及降土而  
不封其怒宜愈  
甚特元以屈其  
說故忍而未強  
官甲循之告景  
帝方幸其有可  
以誅之遂卒真  
於死求其所為  
事確乎有大臣  
之風景帝罪之  
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  
丞相沮信及匈  
奴王徐盧等五  
人之封極是而  
情也景帝不察  
禍以起矣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  
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亞  
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  
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  
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  
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  
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  
以太尉計謀為是出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  
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  
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  
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官當貴竇長君在時竟不得  
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  
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  
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  
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  
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  
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  
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  
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箾師古曰箾大無切肉又  
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  
箾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箾無箸者此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  
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箾此由我意於君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  
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箾此由我意於君



張夫曰可以相  
少主而共危難  
者意非亞夫不  
可而帝乃反之  
是徒以其剛勁  
不荷其形若難  
制而場上者故  
殺之而不疑嗚  
呼景帝者求之  
于形似而失之  
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  
哉周亞夫也遇  
文而顯遇書而  
敗果仕哉申屠  
嘉也遇文而伸  
遇景而屈  
何孟春曰吏之  
謂及地下之言  
是以人命悅上  
意而置無罪有  
功之臣於死地  
廷尉不足道矣  
景帝之朝豈無  
人能為解勃之  
言者亦由帝之  
不復可與言故  
也

陰按果餓死句  
結許負椎案  
又按班史以後  
封信為侯結尾  
見景帝所以殺  
亞失之故

黃震曰良善謀  
漢亦善百謀陳  
平詐謀功不補  
過王陵守正周  
勃則重厚盡之  
亞夫重厚而守  
正惜景帝之不  
知也  
董分曰黃石近  
性故又實以功  
力見其天授非  
誣也

陳植曰勃既入  
軍後問左右祖

有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

楯也師古曰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唐

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其事連汚亞夫書既

聞上下吏更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上簿之簿簿問

於簿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

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

師古曰孟說是也云帝責此吏云不聽其任吾不

用汝故召亞夫召諸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

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

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

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

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

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

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信

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

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梧丘虛壯

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于羽師古曰子羽學

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

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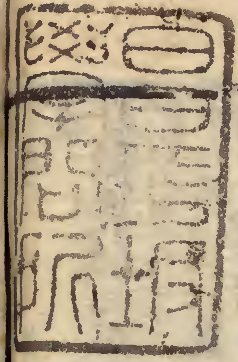
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

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吕立孝文



迎文帝却欲入  
私謂以未得人  
臣事君之義安  
則事特幸成爾  
而班固以為漢  
伊周何耶



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  
祖曰陳平智有餘師古曰處伊王陵少戇師古曰戇愚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  
反今讀音安劉氏者必勃也師古曰勃也言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  
竹巷反非迺所及師古曰迺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師古曰迺汝也言終皆如言聖矣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